

现代文史資料选辑

第 二 輯

现代文史資料选輯

第 二 輯

(內 部 参 考)

說 明

本輯是专门輯录了有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资料。因篇幅所限拟分三輯印出（每輯并非独立成輯，須通观全书），此为第一本。

本书所收集的资料均是选自当时的报刊或专著。有些资料在观点或史实方面尚有不妥之处，但为保存原来面目，未加任何更动。請读者注意。书中还附录部分反面资料，仅供参考。

本书目录中有些容易找到的资料，只列目备查。

本书仅为研究者内部参考，請勿外传。

目 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專輯 (一)

恽代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1924.7)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补充参考资料》第一分册，吉林师范大学1962年版)。

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 (1924.9)

(见同上书)

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背景 (1924.9)彭述之 (1)

我们的回答 (1924.9)陈独秀 (4)

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1924.9)蔡和森 (12)

巨 緣：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1924.9.23)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附：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1924.10)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补充参考资料》第一分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批，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版)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1924.10.30)伍 豪 (14)

《向导》记者：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4.11)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1924.12) F. M (18)

陈潭秋：国民党底分析 (1924.12)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集，吉林师范大学1959年版)

中山北上后之广东 (1924.12.31)伍 豪 (21)

附：邓泽如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 (1923.11.29) (26)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 (1924.6.18) (28)

陈张两监察委员与廖仲恺问答纪要 (1924.6.25) (35)

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 (1924.7.7) (39)

- 与共产党奋斗和北上侍疾……………邹鲁 (40)
- 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 (1925.7) …………… (57)
- 中国国民党关于接受总理遗嘱之训令 (1925) …………… (61)
- 蔡和森：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 (1925.4)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历史补充参考资料》第一分册)
- 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 (1925.5.31) …………… 罗亦农 (63)
- 广州战争之意义 (1925.7) …………… 陈独秀 (66)
- 广州革命政府严重处分叛军 (杨希闵、刘震寰)
 通电 (1925.6.7) …………… (68)
- 恽代英：悼廖仲愷先生 (1925.8)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 广州国民政府安抚川军布告 (1925.10.4) …………… (69)
- 广州国民政府革除邹鲁广东大学校长令 (1925.12.1) …………… (70)
- 蔡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 (1925.5)
 (见同上书)
- F·M：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1925.8)
 (见同上书及《中国共产党历史补充参考资料》第一分册)
- 瞿秋白：“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前途 (1925.8)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 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1925.9)
 (见同上书及《中国共产党历史补充参考资料》第一分册；《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1925.9) …………… 陈独秀 (71)
-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1925.9)
 (见同前书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批)
-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1925.9) …………… 陈独秀 (77)
- 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1925.11) …………… 陈独秀 (86)
-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1925.6) …………… 戴季陶 (89)
-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1925.7) …………… 戴季陶 (117)
- 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 (1925.7) …………… 邵元冲 (149)

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經濟背景

(1924年9月)

彭述之

一

国民党自黃花岡一役，老同盟会的革命先锋，已失去大半。再经过辛亥革命，党中真正能奋斗而肯牺牲的份子，又多死亡。所遗留下来的，除极少数外，不是懦弱无能之流，即属梦想升官发财之辈。至辛亥后加入的国民党员更不用说了。所以国民党自辛亥以来，除孙中山一二领袖外，百分之九十九是倾向于妥协的。我们试看当南京会议、宋案发生、民六政变之时，中山先生都极力主张彻底革命行动，而那时党中最大多数的右派份子均反对中山，主张与北洋军阀妥协，结果果然妥协了。因此致万恶的封建北洋军阀能存留到现在，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终莫能达，千百万人民至今还被压迫在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之下。这是何等可痛恨的事！

至那最大多数的国民党员——右派份子，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国民党，替北洋军阀当走狗去了。存留在国民党中的也不过干些什么有名无实的“护法”把戏，或简直住在租界里一步不动。这是何等可耻！

二

孙中山先生始终是个革命者，他看到这种党员堕落的无望，同时又见着客观环境的革命要求和感受革命新势力的影响，于是毅然决然，于本年一月改组国民党，重新发表宣言，建立新党纲，吸收革命新份子。半年以来，因新份子的努力，成效颇著，似乎国民党从此进入真正革命的新

軌道了。不料国民党虽改组，而旧时堕落的份子依然存留于党中。此輩本来为的是借党营私，升官发财，那里想到什么革命。他们于今见真正革命的新党员勇猛激进，力谋振兴党务，扫除党内以前积习，如此，对于他们借党营私的目的，殊多妨害。于是他们大叫大喊，说新党员阴谋破坏国民党；同时到处运动，一刹那间结成反革命的右派，专为来对付革命的左派。这真是国民革命的不幸啊！

这班反革命的右派，一方面勾结军阀，一方面依附帝国主义，想把国民党回到以前那种麻木不仁的老样式。于是报纸上宣传，会场上打人，尤其最显现的是这次广东商团之谋叛，差不多完全由反革命的右派从中作祟，不过外人不大知道罢了。

我们且看反革命的右派之反革命的理论：“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宣传所谓打倒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除国民党在国际上之好感，一方面则注重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之合作，而期打消粤、皖、奉三派之共同讨贼运动，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

（见商报八月九日）。这种同样的论调，在谢持四月间的演说中，在他们的《护党报》上，……随处都碰得到。这种理论，完全违反国民党的改组宣言和政纲上之推翻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完完全是反革命的理论，是为军阀与帝国主义辩护。

三

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和言论既然如此，可是他们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那里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解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绝不是他们自己主观愿意如此，完全由于他们阶级的经济利益所规定。国民党中之右派也就是如此。

“国民党是一个由各种阶级所组织的政党。他的阶级大概可以分析如下：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知识阶级、大商人、地主、工业家与银行家等，此外还有一种军人、政客、洋行买办。从工人到知识阶级，在经济上差不多是被剥削的。从知识阶级到银行家全是剥削人的。军人、政客、洋行买办是附属于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以剥削人的。所以在国民党中可以分为左、右、中三派。左派是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

一部分小商人与知识阶级。这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业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是妥协派。右派则代表一部分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大商人——如华侨、地主、军人、政客、洋行买办等。这完全是反革命派。

我们从国民党右派的实际去看，其份子以华侨、政客、军人、地主占百分之九十九。华侨大商人，一方面为帝国主义所压迫，但是同时多与帝国主义者有经济关系。他在从前也曾经过相当的革命，可是到现在他看见国内劳动者起来就往后转了。所以中山先生这次在执行委员会上说：“现在的华侨（指商人）已经不是革命的了”，并且看一班华侨捏造什么“国民党赤化”“共产化”就非常明显。至于地主、政客、军人，我们都知道是附属于封建阶级的军阀。同时又随军阀而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些右派份子，他们既然是直接间接附属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于是他们听到推翻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就自然而然要起来反抗了，因为这是他们阶级的利益。如果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旦被打倒，他们就立刻失其所依归，立刻失其经济的地盘——饭碗所。如此我们对于现在国民党反革命的右派——华侨、军人、政客的大联合之大反动——反对革命的左派，其理由就不待言而喻了。

我们还须说明一句，现在右派中之军人政客，他们自辛亥以来就做了不少的妥协事业与反革命事业。现在他们反对革命左派，勾通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不是什么新奇，不过自国民党改组后又重新继续进行他们的旧工作而已。

四

在经济上看，国民党右派之反革命是必然的。因此在国民党中革命左派与反革命右派之爭，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我敢预言，今这两派的战争还正在开始，愈继续下去其爭必愈烈，结果非至一派退出国民党不止。国民党如果想坚持其党纲，成功其革命事业，完成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使命，对此关系国民党之生死问题，决不容有所怀疑妥协。不然，必将造成历史的错误。

（《向导》第八十二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們的回答

(1924年9月)

陈 独 秀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份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是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我们遂不得不简单回答几句，以免社会上有人在误会上又加以误会。我们在此处仅仅是答复他们的攻击，至于他们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他们党中是否有更反动的反革命的言动，则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不必提及。

我们在答复之先，须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都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因此攻击到在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

以上是提出他们对待我们的根本错误，以下是分别回答他们的攻击。

一切道路传说、报纸纪载及个人的谈话与书信且不涉及，现在只取

《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这三种印刷品为他们负责的言论。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避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那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

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回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

(1) 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

(2) 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

(3) 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

(4) 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份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

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剷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即是全国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驟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驟，我们简直不能理辯，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嫉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仔、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驟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謾罵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间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必以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

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弔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

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复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张雨亭和卢子嘉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二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份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是要消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灭阶级斗争，更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

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他们谎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了一会”，什么“谎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它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 (1) 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 (2) 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 (3) 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 (4) 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比重；
- (5) 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 (6) 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他们的主张

- (1) 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 (2) 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 (3) 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 (4) 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以对帝国主义妥协。
- (5) 与一派军阀妥协。
- (6) 和北京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沒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的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像。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份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份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幸被曹吴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邮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们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向导》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1924年9月)

蔡 和 森

现在有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横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前面：一个是怎样对付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一个是怎样对付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全国做成的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间的战争。

对付商团事件的正当政策，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唤起全国人民之同情与助力，而开始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新时期。对于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站在国民革命原则上的国民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人民的屠杀，反对帝国主义构成内乱借口干涉的阴谋，号召全国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集中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发展并组成国民革命的真实力量。

但据最近上海各报所传消息：中山先生对于前一个问题，于痛斥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公布后，忽然又向粤人发表一类似“罪己诏”的宣言，悉率客军北伐，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对于后一问题，则已决定实行北伐，响应浙卢。这种政策的内容：第一是中山先生离开广东而赴韶关，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不仅发回扣械，而且以广州市政交与反革命的商团（商团军干事李烈如已代理公安局长）；第三是与陈炯明妥协，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便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这就是现在北伐政策的背影。